

敏子 / 著

Min Li

很多年轻女孩看过这部小说后都感叹：爱情怎么可以是这样的呢？——是啊，这就是小说作者想告诉您的，如果“爱”成了这个样子，那就不如不爱吧。

不如不爱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敏子 / 著

Min Li

不如不爱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如不爱/敏子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80171-071-1

I. 不…

II. 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822 号

不 如 不 爱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2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171-071-1/I·48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很多年轻女孩看过这部小说后都感叹：爱情怎么可以是这样的呢？——是啊，这就是小说作者想告诉您的，如果“爱”成了这个样子，那就不如不爱吧。

这个不如不爱的故事，绝对会让你在读罢许久之后依然牵肠挂肚，挥之不去。

上海女孩吴双为了出国殚精竭虑，最后终于获得了赴法国学习语言的机会。但当她真的踏上巴黎这块土地时，她触摸到的不是鲜花和浪漫，她也没有得到同情和支持。从其他中国留学生那里，她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于是她开始怀疑自己那份出国求学的执着是不是一条不归路。这时，她遇到一个比她大很多的老华侨，她从心底里一直排斥和抵制着这个平庸男人的接近，但最后她还是鬼使神差

地和他纠缠了起来。吴双原先在国内是有男朋友的，她迷惘地在欧洲各国之间穿梭，她想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这篇小说里，除了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外，还有大量的欧洲风土人情的描述，作者本人对欧洲文化的深入了解让您在读爱情的时候也顺便读遍了欧洲。



RU RU BU AI

开 篇

1

据说本世纪末是中国人即将面临的第三次出国移民大高潮。第一次是在清末“洋务运动”的口号下，由清朝廷派送了一大批留洋学生；以詹天佑为代表的这一批学子回国后推行了实务救国政策，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的进步。之后就又在“五四运动”前后，有大批青年人出国、学成后又回国，很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积聚在他们中间，比如鲁迅、胡适、梁实秋、吴宓、徐悲鸿……时隔几十年后的今天，更多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历尽千辛万苦要飘洋过海去镀金。我曾经看过一部专题片讲，最早的护照只是一张盖着皇上玉玺的大纸，样子像今天的大奖状；而今，护照、签证、层层防伪；GRE、TOEFL、TSE、IELTS、GMAT……光这些叫得出名字的考试都多如牛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是不厌其烦、趋之若鹜。于是我就想围绕这个主题做篇纵深报道的大稿子。我一直很嫉妒我们同行中那个叫做张杰英的女编辑。她以“安顿”这个笔名泡制了一个号称“绝对隐私”的系列，牵扯了不

少国人的注意力。所以我心底里暗暗地和她较着劲儿。我知道再搞什么“相对稳私”是没有市场了，但是作为一名好编辑、好记者，抓住一些有时效性的社会话题做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报道，总是可以把自己的饭碗端牢的。

事实上，尽管我对安顿很有些不服气（同行相轻嘛），但我还是不自觉地以她的模式，开始了我的采访进程。

2

确定选题的第二天，我就顶着烈日炎炎去了秀水东街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那儿永远是门庭若市的。打个很难听的比方，那些想方设法要去美国的人，比臭鱼烂虾上的黑苍蝇还要密密麻麻得多。

我从街的北头走进去，一直走到南面的秀水市场的入口，很细致地览阅了铺散在街旁的那些等候的人群。他们的那种闲适劲儿让我联想到了武汉人的夏夜乘凉。武汉人喜欢在傍晚时分把屋门口的街上打扫干净，然后就在街边摆上竹床和躺椅，暮色降临后，天地之间就是他的空调大屋。其实这是许许多多的事情了。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街边的竹床阵仗中逡巡着度过一个又一个火炉般的武汉的夏天。对于这种天地之灵气的闲适，我有一种敝帚自珍的与乡恋拌在一起的迷醉。中国没有第二个城市（我指的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居民有武汉人的这种豪迈，可以把夜生活陈列于马路之上的坦荡。这是我作为武汉人很引以为荣的一点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小得意。但是当我有目的地为了模仿安顿而走入美国使馆前的这条小街上时，我看到了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也那么无所顾忌地或倚或

靠，几张报纸摊在地上以此为“床”地躺下来了——我觉得很难受。似乎是他们剽窃了我的故乡的人的那种坦荡。武汉人的坦荡是在夜色之中，总是有所遮掩的，何况夜晚大家都是要睡觉的，没有谁在梦里还惦记着要看一眼旁边的竹床上的人睡态是俗是雅。那晨光里，美国人和咱中国人倒是因为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而处于阳光灿烂中，但美国人的视线大约也不会借助卫星来偷窥武汉人的这种街边纳凉的风景吧。——可此时我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门口看到来来往往的老外们，以一种不屑的神情从这些散淡地在街边休闲等候的中国人身边走过，很多的不雅，用眼角的余光也可以扫荡进而忘记。多有损人格国格呵。如何的去呼吁“中国可以说不”先要做得不那么不礼貌、不猥琐、不文明才好呵。

这一幅场景几乎让我放弃了去寻找采访对象的欲望。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我知道很多事情凭我一己动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常常就选择了逃遁。眼不见为净总是可以的吧。

何况天那么热。

天气预报说是有 37℃。

这种热度，也像武汉。

就在我为了选择放弃采访而把自己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对气温之高的抱怨上时，我忽然看到了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子。她用裙裾把大腿乃至小腿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很排外地坐在马路牙子上。她很白，很漂亮。不是用脂粉堆砌的那种漂亮，是资质天成的那种好看。以致于我一下子就忽略了 37℃，径直走向了她。

我坐到她旁边，跟她说想跟她聊聊。因为同是女性，所以她没有那种以狐疑眼光表示出来的戒备。她问我聊什么，我说聊聊出国呗。她就笑了。然后问，这么多人，为什么会找我？我实话实说，因为你好看。

我知道，这种恭维是可以拉近我和她之间距离的一种捷径。何况，恭维她不像恭维有些女人那样，需要经过真理与谎言在大脑中的斗争。

她又笑了。笑的样子也着实好看。

“你想去美国，念书吗？”

“当然。”

“拿到签证了吗？”

“没有。”

她告诉我，她今天来这儿，是为了体验生活，找找感觉。她说她算过卦，今天不宜办大事，下个礼拜，比较适合。所以，她就到这儿呆一会儿，她有个准备。

我问她，你是第一次来签证吗？

她说不是。

她是上海人，应该是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提交签证申请的。她说她在上海被拒签了两次，所以不得不换一换风水，再到北京来撞一撞大运。

“拒签理由是什么？是说你有移民倾向吗？”

“他们没给我解释。我运气不好。两次我遇上的都是女官，对我的态度凶巴巴的。我想她们可能是对我不满吧。大概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女孩子的坦诚让我咋舌。她自我感觉真好。

“那你到北京来签，有把握吗？你的护照上已经有拒签记

录了，应该是很麻烦的。”

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别把这些写到文章里去。我换了一本护照。”

“怎么换的？”

“反正你也不可能到使馆里去告发我，我就告诉你吧。我把护照扔到洗衣机里一顿狂甩，等它被搅得稀巴烂以后我就拿着“尸首”去公安局申请重新办理一本新的。——这种小心眼，那些被签证官折磨过一次两次后又不死心的人，都能想得到。”

“那你有把握吗？”

“赌一把呗。你看这里这么多人，不都是来赌的？美国的拒签率那么高，谁敢打保要说自己稳操胜券呀？愿赌服输而已。”

大约要到国外镀金的，都是这类自我感觉奇好，而又充满冒险意识的“高人”吧。至于最终在千军万马中挤上独木桥的，不过就是些运气更好一些的而已。

“你很想出国吗？”

“人嘛，总是有一些梦的嘛。梦没醒的时候，就接着做下去呗。”

“那你有没有想过最后走不成呢？这世道，总有一些人会给另外一些人去垫背的。”

“再说吧，到一步说一步的话。这不，上海签不成，就想法子到北京来签；北京再要是没戏的话，就再换一家使馆试一试呗。”

“什么叫换一家使馆？”

“去不成美国，还可以去英国，去德国，去澳大利亚……”

“你挺执着的。”

“别说我崇洋媚外。我既不想做汉奸，也不愿去做洋奴。我只是想趁年轻的时候出去看一看，世界这么大，就是为了让人们不断地像闯关一样地走一山逛一寨。生命不要局限在一个小地方才好。”

我顿了顿，没有一针顶一线地继续盘问下去。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她的话。很奇怪，我也还算年轻呵，为什么我就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出趟国，拿个洋文凭，开点洋荤呢？人与人总是不一样的。谁叫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呢。学中文的人，当然最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舞文弄墨，卖弄矫情了。

我问她，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

她说，建筑。

看她那么纤弱，真无法想象她哪里去变出来建高楼大厦，筑桥梁殿堂的大气魄、大手笔？

她说：“我一直很崇拜贝聿铭，就是那个重新设计改造法国巴黎卢浮宫的美籍华人。他是我的楷模。我这次要去读的，也是他的母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要做一个女贝聿铭？”

“也没有那么狂。我把他的传记读过许多遍。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特别地触动我。你知道的，贝聿铭是苏州人，在去美国之前，他已经小有名气了。但他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登上求学路。那个传记作家说——要是没有美国之行，就没有今天的贝聿铭；和他同时代的建筑学子，比他有才气、比他有实力的也不少，但没有他的远见。那些人留在了中国，而贝聿铭走向了世界。”

“那个传记作家是美国人吧？”我一听这话，就很敏感地意

识到这是亲美的意识形态观。用这种看上去有理有据的分析来侵入人的思维，影响你都是于无声处无形中。

“是谁写的不重要，关键是他写了一句大实话。”

女孩子说完这话以后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我，说：“天实在是太热了，我不在这儿呆了，你刚才跟我聊天，算不算采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帮你提供了一点素材。你爱怎么写都无所谓。反正像我这样的人——嗨，遍地都是……”她说着用嘴指了指还在使馆门前等候的人群，然后接着说：“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你爱怎么写都行。但愿你在写我的时候，是怀着一颗祝福我的心……”

女孩子说完就笑了起来，并且站起了身。看着她起身要走的样子，我突然地很想很想挽留住她。像这么一个漂亮又坦白的女孩子，和她多聊一会儿，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即使不是采访，也不觉得是在浪费光阴。更何况，她和我的生活，隔得很远；走进她的世界里去瞧一瞧，如探幽揽胜一般。

“我还想再跟你聊一聊。说实话，我很喜欢你。”

“嗨，你要是签证官就好了。不过，这回我可真是怕再撞上个女官——要是又遇上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我真是死定了。”

“你在北京住哪儿？”

“你想去看呵？”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儿不方便参观——不过也无所谓。你要是没事，我们就一起走吧。”

“远不远？”

“你是不是说要打车？如果你付车费的话，我们就打辆出

租车吧。”

女孩子一脸上海人的精明。精明得不让人讨厌。她拦了一辆“桑塔纳”，司机停车的时候她悄悄对我说：“天太热了，这车有空调。”

我冲她点点头，我对那种懂得享受生活的女孩子总是欣赏的。而且，我觉得她似乎和我有一见如故的亲近。我喜欢接受这种亲近。

3

我们在东三环外的金台路停下了。下车地点是一个公共厕所。我付了车费后看女孩子指引我说，我就住这儿。我心一惊。是公共厕所吗？

细细再看，我看到厕所旁还有一排小平房，平房上用油漆刷的门牌已经有些斑驳了，但还是读得见的是“东方旅社”几个字。

我们走进了平房的入口，又从另一个门穿了出去，迎面是个四层的红砖瓦房，比平房略略强一点。女孩子带我走进楼房入口。进入楼里我才是又一惊。因为我们沿着楼梯不是往楼上走，而是在往地下走。天还是很热，但地底下窜出一股阴湿之气让我禁不住一惊。楼梯好像很长，还是一个弯儿又一个弯儿，每个弯儿都还有那种尺把厚的水泥混凝土大门，就像是保卫一个地下城堡的门神一样。楼梯很窄，那女孩走得倒很快，她是驾轻就熟了。我努力让自己跟上她；我们叮呤咣当的脚步声，让我想象着自己和她，变成了两个盗墓女侠。

说实话，在北京住了快十年了，我从来没有去拜访过这样

的地下室。还名曰：“东方旅社”，像是当代“新龙门客栈”。

女孩子住在顶里面的一间。屋子里密密挤挤地摆了四个高架床，但是按其陈设看，屋里住了六个人。有两个上铺的床位上堆放的是行李。其中一个行李床铺的下面，就是这个女孩子的“窝”。

女孩子向我介绍说：“这儿便宜，8块钱一天。”

我心算了一下，一屋住6人，一天收入48块，一个月下来，就这么间只有几个烂床的烂屋子，竟也有快1500块的收入！我禁不住感叹北京土著的生财有道了。

我坐在了女孩的床上，她问我要不要喝水，我摇头谢了她。屋子里很压抑，灯光也是暗暗的，暗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但我看见同屋的另外两个女孩很自在的靠在墙上，一个在看书，一个在涂指甲油——那神情，和在五星级饭店的客房里的床上，看不出什么分别来。

人是容易满足的。

首先，人还是容易适应的。

我常常因此而自我反省。现在，每到夏天，我总是习惯了站在有空调的地方，好像每一个汗毛孔都惧热无比。但是遥想在大学里念书的那会儿，我们七个人挤住在顶楼的一间集体宿舍里，没有空调，没有电扇，还要防蚊虫叮咬而挂上厚实的布蚊帐（事实证明，轻薄柔透的尼龙蚊帐对于蚊子已经不具备防御性能了）——当时，我睡的还是上铺，离房顶仅一米之遥。试想，一米之上，就是太阳的灼晒了，我以最近的距离吸取这日月之精华！但是，四年夏天下来，我还是活蹦乱跳的；我们同屋子的其他六个娇气宝贝小姐也都活得滋滋润润的，没一个人说是中过暑什么的。可是，时至今日，大约都是不敢回那顶

楼的集体宿舍再重温大学时光了。

所以说，人还是容易退化的。

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我看到了还未曾退化掉的那种坚韧。挺难得的。

但是，我已是不具备这同等的坚韧了。所以，我无法奉陪。

我说一起吃中饭吧。

女孩问，你请客？

我说，我请不起极铺张的客，吃顿麦当劳还是没问题的吧。

我心里想的是，麦当劳座椅舒适，又有空调。

女孩说，我相信你们采访名人或是“追星”什么的，是舍得花时间、花本钱的。采访我这么个平民老百姓，也这么辛苦吗？

我说，我们都别把它当成是采访就行了。聊一聊天而已。我们也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女孩说，那就走吧，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闲着也是闲着。我叫吴双，口天吴，成双成对的双。

4

我和吴双也就这么一见如故地去了麦当劳。在麦当劳里，我们一见如故地聊了好多，包括流行音乐、足球、赛车和电影明星。我们俩都对香港演员周润发酷爱无比，尤其对他拍的那则“百年润发”的广告心痴神迷的。我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背出那句广告语为——如果说，人生的离合是一场戏；那么，百

年的缘分，更是早有安排——背完之后，大笑不已。周润发使我和吴双拥有了无限多的共同语言，仿佛就单是为了评述这个男人，我们俩就值得呆在一起，一直一直地讨论下去。

大概在麦当劳里坐了有两、三个钟头吧。那里面的咖啡可以免费续杯，茶可以免费续水。我们点的，一个是咖啡，一个是茶，也有贪小便宜的心思在里头；直贪得我俩一个喝咖啡喝得舌头发麻，一个往茶里加水加得是水也透清透彻。吴双想起来，问我下午要不要上班。我说，记者是自由职业者，没那么多约束。可是，我们还都有兴趣和对方熬着时间。

想到吴双还要回那个像地下陵墓一样的东方旅社，我心里有些替她不忍。像我这么有侠义心肠的女人，马上提出，吴双呵，你愿不愿意住到我家去？——心里还有一点害怕她拒绝，可是我又补充了一条看似很充分的理由，说：“我家里有很多周润发的 VCD，正好可以打发掉我们对他的空相思。”

吴双问，你一个人住？

我说是。

她又问，单位分的房子呀？

我说不是。

她狡黠地笑了笑，问，男朋友给你买的？

我说不是啦，是租的。一个月 1000 块钱。

吴双说，当记者很有钱吗？你的日子过得很铺排呵。那我去参观一下你的铺排吧。

她接着又说，我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看看这个女孩，我想我是不会介意她给我带来一点小麻烦的。我心里还想，我要是个男人，大概还会给她找些麻烦来呢。

于是我们就回到了“东方旅社”。吴双退了房，取了行李，我们打了辆车，到我家。屋子里原来没打算迎接客人，所以有许多女人的懒散像灰尘一样弥散在这一室一厅的空间里。好在我一直很讲干净，窗明几净的，不像一个垃圾场。屋里只有一张床。我帮吴双把行李放下来后，我问她，你可以和我睡一张床；或者在厅里睡沙发，你愿意怎么样？

吴双说，到睡觉的时候再安排吧，我从来不做太多的打算。这年头，变化总比计划快。

我不言语。我仿佛感觉，她只是在这屋子里呆了五分钟，但她已经和这里的空气彼此交融了，连说话的语气，也很主人翁意识。我只是比她大几岁，但我还是要像看电影一样看这些仅仅只是小我几岁的女孩子的生活了。

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夜晚能有什么心事呢？单身女人，总是容易扯到男人的。我就听吴双讲她的男朋友。那男孩是她大学校友，学经济的，高她两届。毕业后分到证券公司，这几年搞证券，玩股票的，也挣了不少钱。吴双戏言说，这男孩是她买对了的一支“原始股”。

我问吴双，他既然有钱，为什么会委屈你去住地下室？

吴双说，又没结婚，哪能找他要钱？再说，到美国可能也得住地下室，先体验一下生活。

我说当今女孩，不花男人钱的可不多。

吴双说，我要是真的签证签成了，肯定是要花他的钱的。到美国去念书，哪能空手打白巴掌就千里迢迢飘洋过海呢？正是因为可能要用掉他很多钱，所以我才不在小钱上也零零碎碎找他要，好像天天找人讨饭一样。

我问吴双，你们怎么不结婚呢？

吴双笑了说，扛不住的时候，肯定会结的。

我问她，什么叫“扛不住”？指的是不是说“挡不住诱惑”？

吴双说，这年头，有什么诱惑挡不住呵？想挡就肯定挡得住，不想挡的时候，也可以将计就计嘛。我说的“扛不住”，是说的心底里那种想有一种归属感的冲动。我觉得我还年轻，不用那么急慌慌地把自己嫁出去。

“那你是不是有可能再换一个对象呢？”

“那大概不会吧。其实我挺向往那种从一而终的感觉的。也许我很狂吧，我是想把自己做成他的骄傲。我现在的追求也好，漂泊也好，我都是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很优秀的女人，然后，让他走到哪里，都特别有面子……也会特别牵挂我。”

“那你担不担心他变卦呢？”

“我和他有那么多年的感情了，绝对是情深意厚的‘旧交’；我不停歇地努力，把自己做得像个完善的好女人，那一定会成为他不忍放弃的‘新欢’；新欢旧交都是我一个，他为什么要变卦？”

“你那么自信呵？”

“反正万一要是他不要我了，也有成群结队的人候补呢。我知道我的魅力。”

……

5

吴双在我这儿住的几天，她男朋友每天都会打电话来，很缠绵的样子。